

广州湾研究会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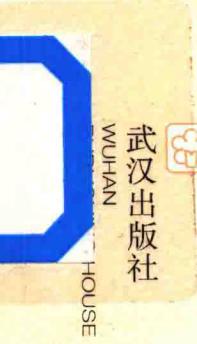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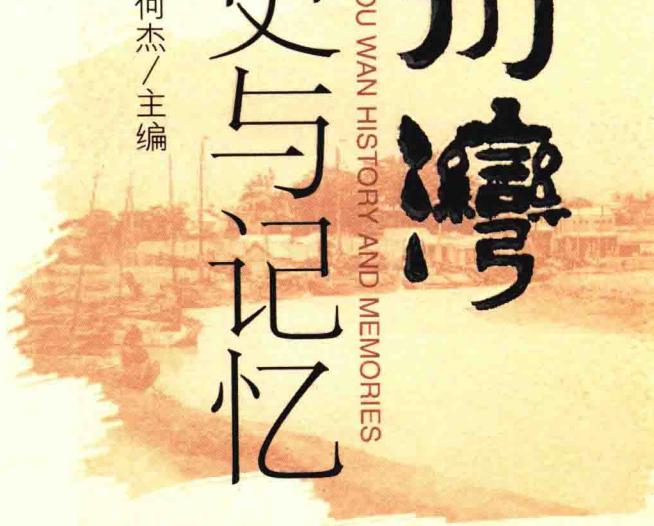
廣州灣

KOUANG TCHEOU WAN HISTORY AND MEMORIES

历史与记忆

景东升

何杰 / 主编



廣州灣

KOUANG TCHEOU WAN HISTORY AND MEMORIES

历史与记忆

景东升

何杰 / 主编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广州湾研究会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景东升 何 杰

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钦峰 龙 鸣 叶彩萍 巩建华

任念文 安鼎文 李 江 李利君

李满青 何 杰 林国伟 肖 丹

胡贤光 钟 莹 骆国和 符 铭

梁政海 景东升 蔡进光 谭启滔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湾历史与记忆 / 景东升, 何杰主编,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30-8041-6

I .①广… II .①景… ②何 III .①租借地 - 史料

- 湛江市 -1899~1945 IV .①D82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9344 号

主 编: 景东升 何 杰

出 品 人: 林国伟

责任编辑: 万 忠 谢 进

装帧设计: 刘福珊

封面题字: 沈定庵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购书热线: (0759) 2244668 13828220236

E-mail: GZW1898@163.com

一、本集子共计收录 16 篇文稿，其中 12 篇为国内作者的文章，另有译自法、英、日文的译文 4 篇，除日文的文章外，均为首次翻译成汉语与中国读者见面。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广州湾租借地的历史面貌，有些还兼具史料功能，因此，编辑本书可增进对广州湾时期各方面情况的了解。

二、对于译介过来的内容，我们为了忠实于原文表达的意思，未作删改，诚希读者加以注意和辨别。如《法国在广州湾》一文，由于作者阿尔弗烈德·博南格曾担任法国殖民步兵上校并任职于广州湾，因此，他大肆赞美殖民侵略，将殖民政策描绘成了所谓实现“进步、善良、正义”的目的，说什么“广州湾是可以被举例验证的法国行使人类博爱崇高使命的完美实例”等；《广州湾及其在法属印度支那中的地位》一文中，法国官员把中国人民的正义抵抗说成是“谋杀”，他们对中国人的屠杀却认为是合理的教训，在中国的领土上可笑地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等；再如，日文的《广州湾经济实况》一文，说广州湾“在日军进驻之前，间谍充斥，但在日军进驻之后，治安颇好。”这些美化殖民侵略的观点毫无疑问应受到谴责，而文章中披露的史料，恰好为研究者提供有力的反面佐证。因此，这是务必要说明的。

三、本书插图的来源有法国方面保存的影像资料、本地收藏的图片资料以及网络搜集到图片资料。有些图片不够清晰，但在当时的摄影技术条件下已经非常难得，望读者谅解。

四、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外文资料的翻译尚存在准确度的问题，书中也还有许多不成熟，甚至是相悖的观点，疏漏之处恐怕亦为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3 年 12 月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后，虚弱的真相进一步暴露。列强不再满足于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辟租界，而是企图占据中国沿海最优良的港湾，作为它们在远东的海军基地，并进而在未来瓜分中国的争斗中获取更大的份额。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随后，俄国强租旅大，英国强租威海卫和香港新界，法国强租广州湾。短短两年时间里，5个外国租借地相继开辟，使中国进一步面临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局。此后，经过中国人民近百年的奋斗，国家逐渐繁荣富强，到1997年香港地区回归祖国，中国的土地上便不再存在外国租借地。

中国学术界对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租界有较多的研究，对各租借地的认知则参差不齐，其中对广州湾租借地的研究相对滞后。

在5个租借地之中，香港新界成为香港地区的一部分，其历史成为香港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学者撰有多种有关香港历史的书籍、文章，英国学者韦尔什撰写的《香港史》也已出版了中译本。这些著作不仅使用了中国的史料，也使用了英国的档案，使得香港新界的历史面貌已较为清晰。在胶州湾租借地全盛时期，就有中文的《青岛全书》等书籍问世，其中载录了一批德国胶澳总督所颁法令等原始资料。三十多年前，《德领胶州湾（青岛）之地政资料》的中译本也在台湾出版。特别是数年前，由德国学者余凯思撰写、大量引用德文原始档案的《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中译本的出版，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学者对该租借地历史的认识。旅大租借地先是被俄国强租，日俄战争后转入日本之手。在日租时期，《大连市史》等日文书籍相继出版，其中保留了有关旅大租借地的很多原始资料。在最近数十年间，中国学者又对沙俄侵华史、日本侵华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上海学者程维荣也推出了《旅大租借地史》，使得旅大租借地的历史也较为全面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在1930年收回威海卫租借



地时当地的档案被悉数运回英国，致使当地对英租时期的记忆几近空白。从 1998 年起，经威海市政府先后拨给经费 100 多万元，威海市档案局长张建国等先后 6 次去英国、法国、比利时、南非等国查找档案史料，复印相关史料 10 万多页，并在利用这些史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米字旗下的威海卫》等多种著作，使该租借地的历史被基本追回。

湛江人士及曾在湛江生活的人士对于正确记述法租广州湾时期的历史已作出很大的努力，取得不少成果。收回广州湾租借地后第一任湛江市长郭寿华编撰的《湛江市志》于 1972 年出版于台湾。湛江学者阮应祺撰写的《湛江遂溪抗法斗争》出版于 1982 年。湛江市地方志编委会主编的《湛江市志》及湛江学者苏宪章编著的《湛江人民抗法史料选编（1898—1899）》均于 2004 年出版。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的《湛江文史资料》大量地收录有关广州湾租借地的文章和史料，其中还包括广州湾租借地史料的专辑。这些成果显示，有关广州湾租借地的中文史料已得到认真挖掘，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们也尽可能地提供了所见所闻。不过，这些成果极少利用法国方面的史料，缺少该租借地财政、经济、社会等诸方面的详实数据，有些中国官府的记录以及后来的口述史料还存在是否完全真实可靠等问题。特别是那些涉及中、法双方的事件，诸如当地人民抗击法军侵占广州湾的斗争，如能将中、法文的史料进行比较研究，一定能得出更精确的结论。

我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撰写《中国租界史》时曾至所有租界的所在地作过实地调查，同时也抵达过众多租借地、避暑地、铁路附属地等形形色色的特殊地区。湛江是少数当年没有作过实地调查的城市。2005 年，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委托，主持新修《清史》中《租界志》的修纂。在编撰有关广州湾租借地这一章节之际，深感要确保该章节的质量，必须到湛江实地收集资料。2008 年秋抵达湛江后，得到湛江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湛江市档案馆和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大力支持。相关的专

家、学者无私地提供了不少极有价值的史料，令人十分感动。同时，他们也都提及，要深化对广州湾租借地的研究，必须发掘已被运往法国的档案资料。

2009年春，经法国人文科学院基金会邀请，与一位曾在法国长期留学的博士同行，开始了在法国收集在华法租界特别是广州湾租借地档案之旅。出发之前，法国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里昂第二大学教授安克强告知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安托万·瓦尼耶的博士论文即是有关广州湾租借地的研究。此后，瓦尼耶博士提供了题为《广州湾与法国远东殖民统治的困境》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显示了广州湾租借地法文档案的收藏场所及大量相关档案的卷宗号，为中国学者在法国收集相关档案等提供了索引。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都藏有关于广州湾的历史档案，法国埃克斯海外档案中心更是集中收藏之处。

由于是为了修撰清史而去收集资料，因而当时所关注的是从广州湾租借地开辟至清亡时共计十数年的档案，仅是见存的该租借地档案的一小部分。但是，这些史料中已有不少中国学者以往未知的内容。例如，在中、法双方于1899年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后，清政府即于次年初批准该约，法国则因庚子事变爆发，没有立即批准该约，并企图对其进行更有利的修订，后则忽略此事，始终没有予以批准。尽管该约有“应由画押之日起开办施行”的规定，但也明确规定该约须经中国皇帝和法国总统批准，并在北京换约。该约没有完成批准、换约的缔结程序，因而并未生效。法国对广州湾的占据和统治甚至没有不平等条约为依据。

2011年，湛江师范学院景东升博士在前往法国收集广州湾租借地史料前曾与我联系。两年后收到了景博士和何杰先生主编的书稿《广州湾历史与记忆》。书稿中《广州湾简史》一文即是景博士直接利用得自埃克斯等地法文原始档案的开端。该文约2万字，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广州湾历史所作的最详尽也是最切实的记述。书稿中还有译自法、英、日文的译文4篇，并有在抗日

战争时期的刊物上发表的调查报告 1 篇。它们都是研究广州湾租借地的珍贵史料。《被时间遗忘的广州湾历史影像》一文则图文并茂，使读者能形象地了解该租借地当时的面貌。书稿中的其他文章，如《法国议租广州湾前后媒体的反应》等，都有独到的价值，可使我们增进对广州湾租借地多方面状况的了解。

景博士一行在法国翻拍的有关广州湾租借地的档案史料约有 7 000 页。在埃克斯等处的档案馆中，尚未翻拍的相关档案为数更巨。翻译已经成书或成文的有关广州湾租借地的法文书籍、文章等，应是了解法国方面相关史料、深化对该租借地研究的捷径。同时，对于数量更多的法文档案，也应逐步整理、研究和利用。至今日而言，继续翻拍在法国档案馆中的原始案卷已是相对容易的工作，更困难的是如何从中发掘出有价值的史料。有时一份多页的档案只有数行字句与广州湾有关，有时只有一页的书信却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数据。要将相关的法文档案全部译成中文，这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也无此必要。但如果知难而退，则会与大量可贵的史料失之交臂。对这些档案进行梳理并摘译其中的重要内容，当是较为妥善的对策。而在收集、摘译、利用法文档案的过程中，培养出数位既有史识、又有较高法语水准并愿意投身于广州湾租借地历史研究的中青年专家，当是进一步推进对该租借地研究可行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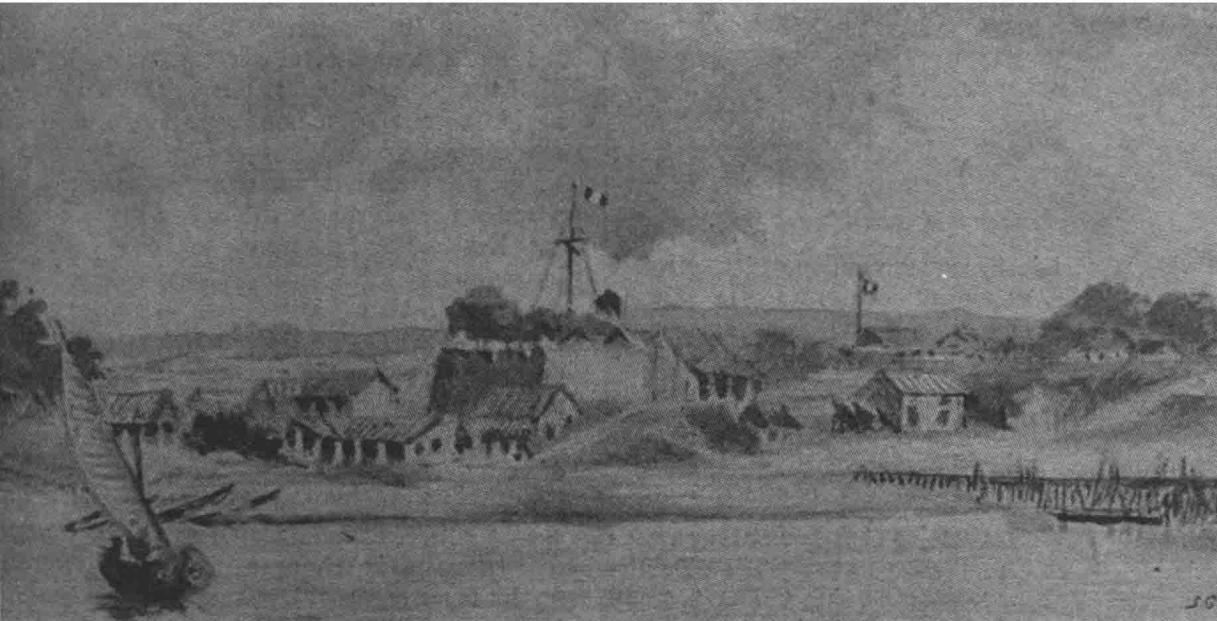
费成康

2013 年 7 月 20 日于上海

目 录

MULU

编辑说明	(1)
序	费成康(1)
广州湾简史	景东升 龙 鸣(1)
法国在广州湾	
..... [法]Alfred BONNINGUE 黄灵鑫 译(33)	
抗战后期收回广州湾之中法日外交折冲	何 杰(64)
英国驻香港记者的广州湾见闻(1903)	
..... [英]ALFRED CUNNINGHAM 成 雯 译(80)	
广州湾的经济实况	[日]佚名 子真 译(93)
广州湾贸易结汇及取缔走私调查报告	蒋学楷(98)
广州湾及其在法属印度支那中的地位	
..... [美]JOEL MONTAGUE 肖 丹 译(107)	
被时间遗忘的广州湾历史影像	陈 灵(121)
法国议租广州湾前后的媒体反应	张明燕(140)
旧报新闻读历史——《广州湾日报》史料初探	
..... 谭启滔(155)	
广州湾赌馆侧记	蔡进光(164)
荆嗣佑在广州湾秘闻	何 杰 胡贤光(169)
首任湛江市市长郭寿华	刘佐泉(180)
逃难广州湾	胡锡骥(195)
八旬老人口述广州湾历史	何昕夕 等(200)
湛江“出生”记	李利君(214)
后记一	景东升 何 杰(220)
后记二	林国伟(222)



广州湾简史

景东升 龙 鸣

海滨城市湛江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东北侧，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湛江市”词条说：湛江旧称“广州湾”，原属遂溪和吴川两县境地。1899年后曾为法租界，1943年被日军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改置省辖市，始称湛江市。这份简短的词条解释明确了广州湾与湛江之间的逻辑关联。但究竟是怎样关联的，国内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现就广州湾的历史发展脉络予以理清，以期方家批评指正。

海滨城市湛江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东北侧，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湛江市”词条说：湛江旧称“广州湾”，原属遂溪和吴川两县境地。1899年后曾为法租界，1943年被日军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改置省辖市，始称湛江市。这份简短的词条解释明确了广州湾与湛江之间的逻辑关联。但究竟是怎样关联的，国内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现就广州湾的历史发展脉络予以理清，以期方家批评指正。

一、法国租借之前的广州湾

在法国提出租借广州湾之前，广州湾作为地理名词已存在数百年，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据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郑若曾完成的《筹海图编》一书记载：“高州东连肇广，南凭溟渤，神电所辖一带海澳，若连头港、汾州山、两家滩、广州湾，为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当托之匪人，以贻保障之羞也。”^①（见图1—1）这里明确了有关广州湾的两个概念，其一，广州湾属高州府；其二，广州湾为海澳。所谓海澳，则指海边弯曲能停靠船舶的地方，显然，这里是用来表述一地理概念。此后，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沿袭了郑氏的说法，在介绍海道、江道、哨兵时说：“……香山县浪白澳；广海卫望峒澳；潮州柘林澳……石

^① 郑若曾著：《筹海图编》（卷三·广东事宜），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15—16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联合出版，1990年版，第314—315页。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三郡逼近占城暹羅瀨刺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腋滋蔓難圖矣可弗講乎故高州東連肇廣南憑溟渤神電所轄一帶海澗若連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爲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

图 1-1 《筹海图编》中有关广州湾的记载

城县两家滩海澳（在县东南三十里通大海，贼船多泊于此）；吴川县广洲湾（在南三都地方）……”^① 广洲湾与其他几处海澳并列，这里所不同的是使用了“洲”字，在我国古汉语里，“洲”用来表示水中的陆地，因此，与海澳的指示并无矛盾之处。清初著名地理学家、学者顾祖禹也认为广州湾为一海澳，“府境所辖海澳，若连头港、汾州山、两家滩、广州湾，皆南面之险也；”^② “县南四十里有广州湾，海寇出没处也，向设兵戍守。”^③ 尽管“广州湾”与“广洲湾”写法不同，但其海澳身份未变。由于海盗经常出没此处抢劫过往船只，地方政府出于海疆防范的需要，派兵驻守，使广州湾较早成为军事要地，因属地偏远，其效果往往不能如愿。

清嘉庆、道光年间起，广州湾的含义发生了部分变化，即由原来单一海澳所指扩大为洋面、坊都、村落的表示，可以证明这种变化的方志如：雷学海、陈昌齐修纂的《雷州府志》（卷十三·海防）中记载：“海头炮台，郡城东北一百四十里，东与吴川麻斜炮台对峙，外通东头山、广州湾等处洋面，右营把总一员防守……”^④ 道光五年，李高魁、叶载文修撰的《吴川县志》^⑤ 中将南三都的十三个村落逐一列出，即地聚、新灶、麻筒、胡村、特呈、新场、凤辇、地头、麻弄、木渭、青训、麻练、广州湾。毛昌善、陈兰彬于光绪年间修纂的《吴川县志》^⑥ 则更为详尽，指出广洲湾在城南六十五里，殷、曾、陈杂居，分四五村。由此可见，广州湾在嘉道年间已演变为一个特定的村落名称并有了较为准确的地理方位，甚至当地居民的姓氏已有详细的统计，不仅如

^① 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下），《续修四库全书·五九七·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页。

^②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四·广东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737页。

^③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四·广东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744页。

^④ 雷学海、陈昌齐修纂《雷州府志》（卷十三·海防），清嘉庆年间刻本。

^⑤ 李高魁、叶载文修纂：《吴川县志》，清道光五年刻本，卷二，第12页。

^⑥ 毛昌善修，陈兰彬纂：《吴川县志》，清光绪十四年刻本，第48页。

此，还被用来指示临近海域，表示海陆概念，与今天的某些习惯叫法保持一致。既然指四五个自然村落，按乡村村落分布的常态，其面积便可想而知，最多也不过方圆十几公里。

相对于文字记述，明清以来留存的行政图、舆地图、海防图（见图 1—2）则有所不同，其一是广州湾的标注较为混乱，时而标识在海岛上，时而标注在海面上，有时又用来进行方位的辨别与指示，产生这些偏差的原因与当时的测绘技术落后有关，我们没必要也无法苛求前人。其二是这些地图无一例外地使用广洲湾，使表达上更接近“洲”字本身的含义；就其表示的范围而言，无论如何，均未超出南三都靠近外海的一片区域。因此，自明清以来一直到法国占据广州湾之前，广州湾相对于广袤的中华大地只是一个不甚知名的小地方，如若不是法国租借照会和地方官员的逐级奏报，在遥远京城的帝国统治者难以知晓这样一个南方优良港口，更无法预知它优越的海防战略位置，至于其后的历史演变则更是无从谈起。

二、法国谋租、议租时期的广州湾

法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可追溯到 17 世纪初。早在 1605 年法国就成立了垄断殖民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但由于采取了国家控制的形式，妨碍了公司主动性和灵活性的发挥，使法国在印度的早期活动进展迟缓。直到 17 世纪中期后才建立了几个商馆，如本第治里、昌都尔、那戈尔等被作为殖民据点。18 世纪 40 年代后，法国势力开始膨胀，对业已取得优势的英国构成挑战之势。英法之间在印度的冲突迅速演变为卡尔纳提克战争，这场战争共进行了三次交锋。与此同时，英法在欧洲也爆发了“七年战争”（1756—1763 年）并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法国不仅丢掉了北美地区的殖民地，同时失去了在印度多年经营的绝大部分殖民地，继而退出印度。

鸦片战争后，法国开始在中国扩张，1844 年，法国通过外交



图 1-2 《雷州府志》海头汛图标注的广州湾，位于炮台对面

讹诈的方式诱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取得了英美享有的一系列特权；1860 年伙同英国出兵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法国为了补偿在七年战争中失去的殖民地，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法国开始染指当时中国的藩属国越南，通过两次西贡条约和顺化条约，吞并了越南，变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并将侵略的矛头直指中国的两广与云南；1883 年到 1885 年挑起中法战争，清政府不败而败，《中法新约》使中国最终失去了西南屏障，法属印度

支那成为法国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基地。

甲午战后，清政府的腐败与软弱彻底暴露，日本的贪欲既引起其他列强的不满，如《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刺激了列强在中国扩张的野心，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肆意寻找借口谋租中国的领土，这些借口花样繁多，德国借口两个传教士被杀，出兵占领胶州湾；俄国借口还辽有功和借款失信，要求清政府进行报偿，取得旅大租地权益；英国则借口在华利益受到威胁，也向清政府提出租地要求；法国不甘落后，以借款失信（指偿还甲午赔款的第二、第三笔对外借款均系英德洋款）向清政府提出要求，法国方面既表现出强硬和深谋远虑的一面，又表现出虚伪和狡猾的一面。早在1897年3月，法国驻华公使就向总理衙门递交海南岛不割让他国照会，并表露欲将此地作为法方“停船趸煤之所”的心迹；1898年2月间，法外交部长哈诺德对外声称，法国丝毫没有意思要效法德国而在中国攫取一个海军基地^①。3月13日，法使吕班以四端利益向总署要挟，要求在南省海面设立趸船所（实际上指琼州）^②，其态度是“以为奉本国训条如此，语重而貌为和平”^③，但4月9日，突然推翻前议，提出租借广州湾，此稿由吕班拟定，并声明不得更改一字，限第二天答复，时入值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竟然草草应允^④。帝师翁同龢颇感气愤，试图活动有关人士进行挽救。无奈第二天总署照复法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同时，清政府有言在先，“应订明将广州湾一处租与法国，作为停船趸煤之所，不得泛言南省海面，将来亦不得另换他处，并叙明租价

① [美] 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0—121页。

② 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92页。

③ 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01页。

④ 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11页。

字样，以副名义”^①。很显然清政府也是有防备和限制的，对此，法国方面并不以为然。

法国在前方对中国咄咄逼人之际，在后方却是另外一副面孔：“《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说，法国外交部长在同外国外交官谈话时，否认法国有参与任何瓜分中国阴谋之意。他表示，占领中国领土对法国无利可图，有北圻就足够了。”^② 北圻即指越南北部，显然法国在耍阴谋诡计，企图转移国际视线。

为何会提出租借广州湾这个地方？国内外的说法基本一致，据法国殖民军步兵上校阿尔弗雷德·博南格记述：1701年，因偶遇强烈风暴，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名为安菲特里德号的军舰（也有“商船”的说法，且为第二次到达这一海域）偏离航道，航行到了广州湾。船上的海军官员因而有机会了解到这一地区并绘制了一张草图^③，返国后呈递给法国国王。197年后，法国统治者将此次中国善良的容留演绎成为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并成为租借要求的藉口。事实上，法国对广州湾早已是垂涎三尺，印度支那高级官员西尔维斯特曾露骨地说：“法国只要占据广州湾就能够握住‘印度支那海北门的钥匙’。”可见，法国对广州湾的战略地位认识清楚、精准，并已进行了水文监测及水道测量标注等基础性工作。

1898年4月22日，法海军军舰数艘搭载数百名海军将士以接收广州湾领地为名，在广州湾近海登陆。按法国方面的记载，其最初的登陆点在广州湾的东南方，位于雷州半岛上的一个被放弃的炮台旁，有巴斯噶号、袭击号、狮子号军舰，指挥官为远东舰队分队司令吉戈特·德·拉·比道里爱尔（G·D·La Bédollière）海军上将，登陆时他们还举行了升旗仪式并鸣炮21响。^④ 显然是以一种非常自豪的姿态出现在广州湾的。

① 王彦威纂辑，王亮编，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卷131，第4—5页。

② 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9卷，第188页。

③ Alfred Bonningue:《LA FRANCE A Kouang-tchéou-wan》，p9.

④ 法国外交部：《法国外交文件中国》（1894—1898），巴黎：法国国家印刷局，1898年，第67号，第52页。